

北京人艺与房山

白全永

人们熟悉的北京人艺全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 1952 年 6 月 12 日。自建院以来，北京人艺共上演古今中外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剧目 300 余个。北京人艺在中国话剧史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辉煌，其鲜明的“人艺演剧风格”已深深的扎根于广大观众中，被誉为“国宝”级的明珠。

如今，北京人艺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历经风雨沧桑。其间，北京人艺和房山多有接触，但其中的故事却鲜为人所记录。笔者现将知道的北京人艺与房山的一些往事整理成文，以起到钩沉备忘的作用。

一、“下厂下乡”到琉璃河水泥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其实是在 1950 年初建立的一个集歌剧、话剧、舞蹈、昆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团体。1952 年 6 月，经过中央调整，将原有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组成新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在人们通常称 1952 年 6 月之前的剧院为“老人艺”，称 1952 年 6 月之后的剧院为“新人艺”。

北京人艺建院后并没有马上进行排戏、演戏，而是分别于 1952 年 7 月 16 日和 17 日连续举行建院后的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邵惟、田冲、刁光覃、耿震、夏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出席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下厂下乡的计划，明确了下厂下乡的三大任务，即：“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坚持政治学习；努力掌握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全院的导演、演员、舞美人员全部下去，共分成四个队，分别到琉璃河水泥厂、天津棉纺厂、大众铁工厂和黄土岗农业社，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半年。向广大工农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在此基础上创作新话剧。

位于房山的琉璃河水泥厂属于重工业单位，始建于 1939 年，是全国大型水泥企业。北京人艺在 1952 年来房山琉璃河水泥厂下厂的这队创作人员中有副院长焦菊隐和演职人员刁光覃、蓝天野、田冲、平原、白山、林连昆、朱旭、郭维彬等共计二十九人。队员们带着工作任务和好奇心来到了水泥厂。据北京人艺的话剧艺术家蓝天野老师回忆，当时他和朱旭分到了动力车间，他们常被派去帮助工人师傅干些修理的活儿，朱旭还懂得点接电线的技术，此时正好用上。扛工具、提电线、打下手，在不断的接触中，演员和工人们也都熟识了。

蓝天野老师记忆最深的是烧成车间，那里的四个大高温转炉日夜不停地烧

制着水泥。转炉在运转过程中，炉内的水泥料在高温下常会凝结在炉壁上，越结越多便形成了瘤状的结圈，这些结圈会影响正常生产，必须除掉。如果把转炉停下来等高温冷却后，再去打掉结圈，重新点火，需要几天的时间，这样会影响生产进度。所以工人们采取了不降高温的方法，轮流身穿石棉服，裹着湿透的棉被进入高温炉，用钢钎冲钻结圈，连进带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原先湿透的棉被已经完全干透了，由此可见这项工作的危险性。蓝天野、朱旭等几个年轻体壮的青年，仗着胆子大和好奇心，经再三的恳求后也尝试了此项工作，厂领导对这些青年人又是夸赞又是无奈。

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北京人艺的演职人员和琉璃河水泥厂的工人们常会聚在一起踢足球。蓝天野因事回北京，总是晚上坐火车回水泥厂，午夜十二点下车后，一定会有工人朋友在车站接他，然后一起去吃夜宵、聊天。蓝天野老师记得他们刚去的时候，琉璃河水泥厂的餐厅还很简陋，后来建了一个非常有规模的大食堂，食堂里有小炒、各式水饺，还可以吃涮羊肉，厂里对工人的福利待遇做得特别好。2009年琉璃河水泥厂举行“庆祝建厂七十周年笔会”，邀请了一些知名书画家来厂参加庆祝典礼活动，蓝天野也是被邀书画家中的一位。活动当中，蓝天野老师说自己曾在琉璃河水泥厂呆过，一开始大家都不信，随后天野老师说出了当时水泥厂领导、工程师、工人的名字和工厂的一些旧事，大家方信。席间，有一位工厂的中年干部说，当年北京人艺演职人员在该厂下厂的《鉴定书》厂里还保存着呢。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北京人艺的演职人员不仅真正深入生活，还结交了许多朋友，提炼创作了《夫妻之间》、《喜事》、《麦收之前》、《赵小兰》四部小戏。而且这四部戏是在1952年12月8日上午，在琉璃河水泥厂首演的。后来这四部戏在北京大华电影院连演55场，很受欢迎，所以人们常说：“北京人艺是由四部小戏起家的！”在表演创作上，北京人艺开始在自觉地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逐渐形成了真实、深刻、质朴、含蓄及人物形象鲜明、生活气息浓郁、舞台形象和谐统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北京人艺风格。

二、话剧《茶馆》与周口店猿人遗址

话剧《茶馆》是建国后诞生的中国现代话剧的代表作，至今每次上演时都会出现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的现象。一个不足两万字的剧本，却能久演不衰并成为中国话剧走向世界的招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经典话剧《茶馆》与房山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还有着丝丝联系。

北京人艺建院初期经常演出郭沫若、老舍和曹禺创作的话剧佳作。《龙须沟》、《雷雨》、《日出》等剧的上演，受到观众的欢迎。所以，人们戏称北京人艺为“郭老曹剧院”。1957年1月至7月，由郭沫若先生编写的话剧《虎符》在首都剧场共演出了73场，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将中国民族元素运用在这部历史话剧中，这是舶来品话剧中国民族化的第一次探讨和尝试，演出结果大获成

功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当年秋天，话剧《虎符》的作者郭沫若用自己创作此剧所得的稿费，请北京人艺和中国科学院的人们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一行人来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后，由郭沫若先生亲自为大家讲解、介绍，并且大家一起共进了午餐。这次来参观的人都很兴奋，觉得自己度过了特别有意义的一天。在参观过程中，老舍先生跟演员们聊天并饶有兴致的透露自己正在以当时全国第一次普选为背景，创作一个叫《秦氏三兄弟》的新剧本。北京人艺的演职人员们听了都很高兴，期待这个剧本早日写出来。

此次游览周口店猿人遗址之后不久，老舍先生就拿着《秦氏三兄弟》的初稿来到北京人艺读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请大家讨论。这部新编话剧共四幕六场，以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前夕四个历史时期作为剧情背景，人物众多。戏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起，一直写到1948年“选举北京市参议院”。据说听了老舍先生读完这个剧本后，大家对剧中第一幕第二场，写清末北京“裕泰大茶馆”的戏大为赞赏。焦菊隐、曹禺建议老舍不如把茶馆里的戏写下去，以裕泰茶馆为基础单独发展成一个戏，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当即老舍肯定了这个意见，并向大家表示三个月后交剧本。果然，三个月后一部叫《茶馆》的三幕话剧诞生了。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1952—2012》记载：“1957年12月2日，老舍先生向全体演员读他的新作《茶馆》。”《秦氏三兄弟》讲的是秦伯仁、秦仲义、秦叔礼三兄弟的故事，到了《茶馆》仅保留了秦仲义，这就是著名话剧老艺术家蓝天野扮演的秦二爷。后来蓝天野老师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老舍先生自己拄着拐杖走到首都剧场205会议室，为我们演员念剧本，老舍先生一边念一边讲每一个人物是什么样子，在念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都很兴奋。”

1958年3月29日，话剧《茶馆》首次在首都剧场公演，反应强烈。身为北京人艺院长的戏剧家曹禺看了戏之后，兴奋地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老舍先生根据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于是之的建议，将《茶馆》结尾写成三个老头说一辈子的掏心话，然后撒纸钱，也成为全剧的华彩乐章。1980年后，《茶馆》作为中国到海外演出的第一个话剧，走出了国门，先后应邀赴前西德、法国、瑞士、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巡演，广受好评，被誉为“东方艺术的奇迹”。从应景之作的《秦氏三兄弟》到经典之作《茶馆》，这确实是一个奇迹。现在我们翻开《老舍文集》（第十二卷）还可以看到《秦氏三兄弟》这个剧本，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茶馆》前本”。在收录的这个剧本下方还标注着这样的话：“一九五七年，作者写完此剧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征求意见，该院演、导人员建议以此剧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为主线另写剧本。作者采纳了这个意见，写出了《茶馆》一剧，遂放弃此本。”这条注释清楚的记述了话剧《茶馆》的前世今生。

三、蓝天野在岗位上大队体验生活

北京人艺历来重视体验生活，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已故副院长、总导演焦菊隐倡导的话剧艺术理念是：“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话剧的民族化。”

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蓝天野向剧院提出了想转行做导演的申请，但此事拖了很长时间。1963年机会终于来了，剧院决定复排田汉编剧的《关汉卿》并经过商定由蓝天野任副导演，协助导演焦菊隐来复排此戏。1963年8月《关汉卿》复排完成，正式上演。之后，蓝天野就有了一段空闲的时间，于是他想到农村去体验一下生活。北京市委根据蓝天野的申请，推荐他到房山县岗上大队去体验生活，因为当时的岗上大队是由著名劳模吴春山领导创建的先进单位。岗上大队饲养的大牲口、种植的林果都很有名，是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1964年初，蓝天野来到了岗上大队，跟村党支部书记吴春山一接触，蓝天野觉得吴春山不愧“劳模”的称号。吴春山家在岗上村人，但他却不在家里住，只有老伴和一个小外孙女在家里居住，而吴春山为了发展集体的大牲口事业，一直在村集体的畜牧场住了十多年。所以，蓝天野也跟着吴春山一起住在村集体畜牧场的一间北屋土坯房里。蓝天野在岗上村还意外地碰到了自己的中学同学王纪刚，蓝天野与王纪刚当年是北京三中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好友。1941年他们一起曾在北京三中的校园里办起了《萤火壁报》和《晶莹壁报》，在学校影响很大，此事在当时的《实报》上登载，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客观上起到了爱国宣传的作用。王纪刚晚年曾撰写文章，记录这些儿时的记忆。1964年王纪刚担任着《北京晚报》的总编辑，此时正在岗上大队蹲点采访，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儿时的好友，在同一地点意外相遇，喜悦之情自然不能言表。

当时，岗上村的社员经常看到年轻的蓝天野和王纪刚跟着老书记吴春山到田间地头、山坡、果园，查看生产情况。自1964年的冬天一直到夏天，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蓝天野在岗上大队认真的体验生活，充实自己的生活经历。白天他跟着乡亲们学干农活，吃饭时他到各家各户去吃“派饭”，晚上他就跟吴春山在牲口院睡在同一铺土炕上。吴春山与蓝天野经常聊天，无话不谈。吴春山向他聊村里发生的事，聊饲养大牲口，聊岗上村的发展建设。半夜里吴春山常爬起来给牲口添草喂料，蓝天野也跟着学习，慢慢地对牲口的饲养、繁殖都逐渐熟悉了。平时像喂牲口、遛牲口这样的活儿蓝天野都干，就是给牲口配种他不能干。因为，一是这确实是一项技术活；二是配种成功了生产队是要奖励工分的，他不能和社员们夺工分呀！吴春山还叫蓝天野参加村里的大队会、支委会，有时蓝天野还发言，对村里的发展提一些合理化建议。他和村里的小伙子一样，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成了村里的一员。1964年的下半年，市里派来的“四清工作组”来到了岗上村，组长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姓周的一名女同志。这时《北京晚报》的王纪刚已经离开了岗上村一段时间，因为蓝天野对岗上村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他还带着工作组的成员到一些社员家中介绍情况。之后，蓝

天野也因工作需要回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回到北京人艺后，蓝天野正式转行做了导演。正是有农村生活的这段经历，他排的第一部戏是老作家骆宾基写的，反映当时北京郊区农村生活的《结婚之前》。最初北京人艺决定《结婚之前》这部戏由蓝天野和夏淳一起来联合导演，但建组不久，夏淳就因病住院了，所以《结婚之前》就成了蓝天野独立导演的第一部戏。在排这部戏过程中，蓝天野还介绍过北京人艺的演员朱旭到岗上村找吴春山体验生活。现在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朱旭，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后来蓝天野就让我到岗上去，去找吴春山体验生活。这个老人家实在是，我跟他学习了很多东西。你看他就主张这村一定要种树，那年头种树不是讲究环境啊、空气啊，不是。种树能防灾啊，闹灾没有粮食吃，那树皮什么的都能吃啊。他是从这种角度，所以他那个村，岗上种树。他管理那个账目啊，你看我这现在还记得，哪河水，哪河流，黑牛不给黄牛抵命，就是一笔账是一笔账。不能这笔账赚了那笔账赔了吧，把它搁在那，不行，一笔是一笔，清清楚楚的。这个老人家他没有什么文化的，但是他非常懂这个。他训练那个骡子，那个把式去了，把那绳给它解开，这骡子自个，自个溜达着到那，水槽那先喝了水，喝完水自个奔那个大车那去，那个大车在那架着，自个往后，尾巴，尾巴，往后退吧，那个大车呱嗒自个套上了。真神了！凭借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结婚之前》正式上演后深受好评。观众们觉得这出戏“还真有京郊农村的味儿，人艺演员演农民还挺像！”后来这出戏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当时的老市长彭真看完戏也赞扬这个戏排的好、有生活，还特别问起：“你们花了多少时间体验生活？”并和蓝天野聊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蓝天野，每当回忆起岗上村和老劳模吴春山仿佛有着说不完的往事，诉不尽的真情：“我们称吴春山同志为‘老主任’，我从他的为人、创业、关心群众等多方面都学到很多，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在岗上，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从吴春山同志以及岗上很多乡亲们身上，都学到很多为人、工作的好精神，对我的专业有极大的作用……。”

四、《举红旗的人》剧组学习吴春山事迹

北京人艺在文革期间曾经改名为“北京话剧团”，曹禺、焦菊隐、赵起扬等人相继受到冲击，被打倒。1970年6月所谓的“文艺革命”上马，作家刘厚明、蓝荫海、王卫民（后只剩下刘、蓝二人）被派到大兴县大白楼村深入生活，写长工出身的模范人物王国福。因为自1970年元月开始，《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均在显著的位置登载报道了宣传王国福事迹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十个月后，刘厚明、蓝荫海等人写出了新创作的话剧初稿，剧名暂定为《举红旗的人》。

1971年，当时江青提倡“救活话剧”，于是进入文革后一直没有排戏的北京人艺也重新开始准备排戏。1971年8月3日，话剧《举红旗的人》建组，导演是

欧阳山尊和夏淳。因为正处于文革时期，这部话剧是歌颂农村干部阶级斗争精神的戏。剧组建立后，应进行必要的体验生活。由于王国福已于1969年8月病逝，所以剧组选择了房山县的岗上大队体验生活，深入学习京郊的另一面老红旗吴春山。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1952—2012》记载：“1971年8月7日《举红旗的人》剧组到房山岗上大队深入生活，学习吴春山先进事迹，9月1日结束。”剧组一行几十人，在军宣队的带领下来到了岗上大队。剧组成员在岗上，听老劳模吴春山作报告、讲岗上大队的创业史，参观吴春山居住了几十年的小黑屋。演员和岗上大队的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体验生活。《举红旗的人》剧组刚到岗上大队不久，北京人艺的蓝天野也随后赶到了岗上。原来，蓝天野在文革中已被打成了黑线人物，此时他被派到部队的文工团帮助排一个戏，蓝天野一听说自己单位有个小组到岗上大队体验生活后，立即自己坐着公共汽车到近郊，又从近郊徒步走了几十里的路赶到了岗上大队。一见到老书记吴春山，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已是七十高龄的吴春山激动的说：“我知道你们单位又来人了，但我真没想到你还会再来！”蓝天野心情也很复杂，他对吴春山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机会，我还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分别多年后重见，两人都落泪了。那天，蓝天野和吴春山两人聊了整整一夜。半夜把烟都抽没了，吴春山出去找来烟叶卷上后继续聊，两人边抽边聊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两三天内，两人交谈了很多，耿直的吴春山向蓝天野讲了很多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诉说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后来，蓝天野回忆说：“老主任在文革中受了很多折磨，遭受不白之冤，那时刚为他平反，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强、直率、善恶分明。这次见面，我们的感情更深了。”的确，吴春山曾和军宣队的人说：“我和蓝天野的感情最深。”军宣队的人都很纳闷，怎么这位劳动模范竟和黑线人物蓝天野这么亲切和熟悉？他们哪里知道，前后两次的交往，蓝天野和吴春山已经结交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说的忘年交。由于工作需要，蓝天野在岗上大队呆了两三天后就回了北京，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举红旗的人》剧组在岗上大队深入生活，同时帮助社员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例如，社员们正在给白薯地除草，演员们就帮着翻白薯秧。劳动之余，大家围坐在田间地头，这时演员们就发挥自己的特长，给社员们演起了文艺节目。当时广播中经常播出歌颂王国福的一个单弦联唱叫《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其中的唱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王国福家住在小白楼，身居长工屋，放眼全球。无产阶级优秀战士，是毛泽东思想哺育造就……”北京人艺的演员们也编了一个单弦表演唱，将剧组在岗上大队深入生活的事情编进了唱词里。现在岗上村一些老人还能哼唱几句：“北京话剧团，来到了岗上庄。社员们耨白薯，我们管翻秧。怕我们受热中暑，乡亲们送来了绿豆汤……”《举红旗的人》剧组来岗上大队体验生活的演职人员共有几十人，但具体的人员名单一直没有寻找到。现在，只能从这部戏上演时的《节目单》上，所公布的演职人员情况，加以参考：

编剧：刘厚明、蓝荫海。

导演：导演组。

设计：设计组。

角色与演员：

王春茂——吴桂苓、董超。

海泉——李士龙、张福元、郭家庆。

林二嫂——吕中、杨桂香、刘静荣。

杨宽——吕齐、平原。

铁林——王大年、王忠祥。

郭振兴——赵保才、牛星丽。

万田——王德力、刘瑞强。

永芳——梁月军、王岭。

孔守山——韩善续、申芳江、蓝法庆。

冯奶奶——戚惠民、刘骏。

魏志平——马群、雷飞。

郑桂云——孙凤琴、齐继华。

孙贵增——朱旭、黄宗洛。

(注：因为饰演角色的演员是 AB 制，中途又有演员更换，所以一个角色后面会出现二至三个演员的名字。)

1971年9月初，《举红旗的人》剧组离开了岗上大队。于9月7日，到王国福的家乡大白楼深入生活。10月13日，《举红旗的人》剧组回到剧院开始排戏。1972年1月3日，《举红旗的人》正式改名为《云泉战歌》。因为处在文革期间，这部戏总是停停改改，竟然经历了几年的时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事记 1952—2012》记载了这部戏的命运：“1972年8月7日，《云泉战歌》剧组下天堂河‘五七’干校劳动。8月30日，市文化系统指挥部来院宣布《云泉战歌》停演。1973年10月16日，刘厚明读修改后的《云泉战歌》。1974年4月18日，《云泉战歌》首演。11月26日，《云泉战歌》在政协礼堂为政协委员演出。出席看戏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阿沛·阿旺晋美，政协委员许德珩、沈雁冰、胡愈之、王芸生等……”2012年，北京人艺的话剧老艺术家郑榕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时每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云泉战歌》就得改台词，主角天天背新词。”文革期间，已经被打倒的北京人艺副院长、总导演焦菊隐允许观看《云泉战歌》的联排。看完戏后有人向他征求意见，焦菊隐先生直言不讳地对这出戏进行了评价：“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打二十分。”也是由于这部戏总是停停改改的缘故，有人戏称其为《云泉转歌》。

六十年来，北京人艺经过奋斗与实践，已经成为世界著名、国家顶尖级的话剧院。北京人艺与房山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现只选择笔者较为了解的四则，作以上记述。

白全永：青龙湖镇岗上村档案员

附件：

1、参考资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 1952—2012》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北京出版社，2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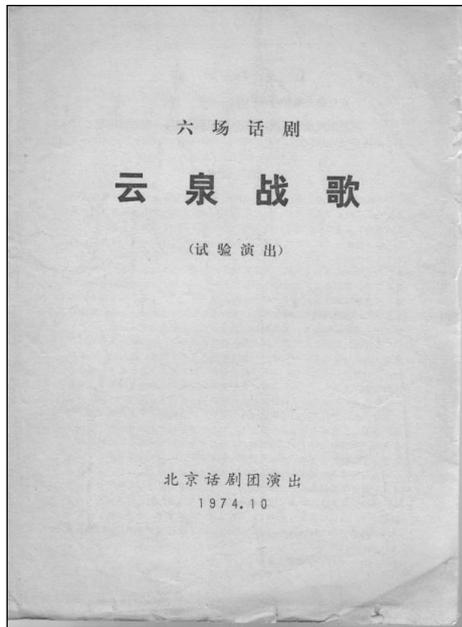
2、相关图片（3张）：



图注1：话剧《茶馆》剧照。



图注 2：蓝天野与吴春山在岗上村畜牧场合影。



图注 3：话剧《云泉战歌》节目单。